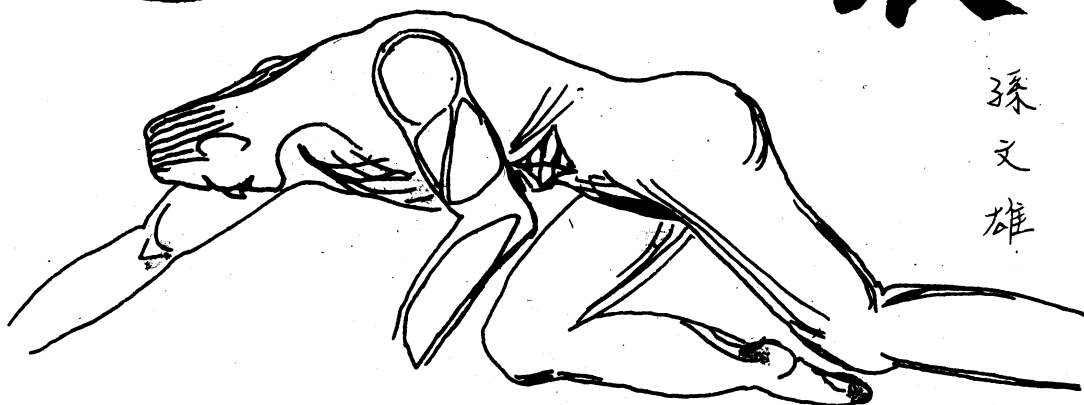


心 旅



孫
文
雄

大一期末考最後一科結束後，湯峯離開系館前，先吁了一口大氣，想要把心思平靜下來，但是，不管他用什麼方法，仍覺得有股茫然空白之感；無聊間就往校園四周瞧瞧，最後却嘆了口氣，道：「回家再講！」

早先楊峯對大學抱著很大理想，在剛進來時，他發誓進寶山，必携寶回，大一開始，因為對環境不熟，不敢冒然投入，就採取觀望態度；楊峯對功課一向很注重，他認為把學業基礎弄穩後，再決定參加什麼社團，那才是「事有本末之分」，而且絕沒有後顧之憂。

楊峯回到家後，就從冰箱取了些東西吃，然後看了一下報紙，他本來以為大考完畢會很高興的，但却不然，不但不覺得高興，而且好像任何東西都提不起他的興趣，連那精彩的武俠小說都成了一堆廢話。

大一暑假來的快，去的也快，楊峯在大二開學時，回想了一下假期，深深覺得沒有計劃就過去了，實在可惜，他想假如時間可以重過一次，他一定會把握機會，好好的學些東西，並且深入的去體驗大自然，但後悔亦是沒用。他覺得開學後困擾他的最大問題是「要不要參加社團？」楊峯潛意識裏就對大學懷有一股憧憬，他認為要享受自由學風及擴大交遊面，大學是最佳場所，而他當了一年的新鮮人，覺得所謂自由學風，是有其限度的；起碼你要把本系的課業搞好然後才有「餘力學文」，而其次一點，雖然你有餘力，但

等你去找尋門路時，常會枉費很多時間，使你得不到自由的快樂，所以楊峯決定從另一方面著手，他覺得要呼吸大學年輕味道，參加社團或許是較直接的途徑。

楊峯為了解決這問題，於是就向林野請教，林在系上功課不算好，只是勉強過得去，但他從大一開始，就熱心社團活動。楊峯如果和他碰頭，總會溜口問他：「社團忙不忙？」因為好像這句話最能引動林野談興。

楊峯約好林野，在下午實驗課時共商大事。系上有個風氣；由於系內課程安排的緊湊，平常大家忙著上課，搞自己的事，看自己的書，系內的活動便少了很多，再加上很多人在個性上似乎習於獨來獨往，所以使每個人的接觸機會減少很多。但是實驗課時便有補償作用了，因為實驗需要分工合作。這段時間裏，大家都具有「寓教育於討論」的精神，所以常會看到兩三個人聚集在儀器旁，你一句我一句的，而且偶有高潮出現。楊峯與林野閒談了一陣子後，就進入主題，楊峯問：「你認為社團對你的功課有何影響？」林野想了一會說：「這很難講，有人參加社團，又兼家教，他們覺得影響似乎不大，而有些人連為班上做些事情都覺得浪費時間，我想社團對你的功課影響如何，要因人而異，但有一點是很可能的，你的讀書時間會被分去了些，最後一點成績與社團只有很少的連帶關係，你看，有些人什麼社都沒參加，而成績不見得好，另外社團中不乏有

拿書卷獎的人。」楊峯摸了摸頭，覺得很不好意思，因為平常對成績相當重視，自然想知道這點，林野好像很了解他，首先就提供這方面看法。他下意識地要停止往這方面談，又問道：「你能不能概略地介紹一下台大的社團？」林野樂道：「可以啊！台大社團以性質來分可概略地歸為三種，學術性與綜合性及技藝性的。學術性如三研社、火箭社，綜合性的如台風社，技藝性的如吉他社、國術社等，但不管怎樣分類，社團總是人與事的結合所差只是各社所偏重方向不同。」楊峯接著又問：「參加什麼社團最有收穫且最有趣？」林野回道：「你這一問倒很有趣我不知你的收穫是指那方面，你的有趣是怎樣的有趣，所以我沒辦法給你建議。」楊峯急著道：「對你而言起碼你參加社團的經驗比我多很多，總有一些感想吧！」林野回道：「好吧！我先說說我參加的社團，我參加的屬於服務性質，它的接觸面很紛雜，因為服務前的準備工作，及活動中都會和外界接觸，如果你盡力做收穫會很大。」

楊峯又問：「你們在做些什麼事啊？」林野笑笑說：「我們在做一些對國中生服務的事。」接著又道：「我們的隊名叫台北國中激勵隊，簡稱國激，激勵對象是國中學生，附帶一點，雖然我們是去激勵別人，但是在訓練活動中，無形地我們也被激勵了，而且心態上也更成熟了。」

當天的實驗比較簡單，兩人就利用等數據的時候討論。楊峯覺得光聽他人意見沒有什麼直接用處，不如找天注意一下海報，看看那個與自己興趣相近，報名加入再來親身體會，何必東算西算猶疑不定，楊峯現在發現自己個性上的缺點，似乎很難改掉，他擔憂，假如不好好鍛鍊的話，說不定三年級之後，仍為老樣子。一想到這問題，他馬上問林野：「你認為那個社團較能訓練社員的處事能力及決斷力呢？」林野回道：「一般社團，如果你剛加入，通常不容易訓練處事能力，因你沒辦法進入問題的核心，而大部分的社團，又因主、客觀條件上的限制，及接觸層面的問題，不容易給社員在處事能力上有很好的訓練，但是我可以給你介紹一個地方，我所參加的國激隊就是訓練處事能力

的最好場所，所以你可以考慮一下。」楊峯隨意的點了一下頭，道：「我會的。」

楊峯最後決定參加國激隊，一方面有林野在，照應方便；二方面激勵隊對他很有吸引力，因為平常他只聽到什麼吉他社、登山社等，見名知義的大社團，而激勵隊則不知搞啥名堂。

楊峯把報名單交上去後，過了幾天他接到了迎新通知，迎新那天晚上他打了通電話回家，說將會晚一點回去。在學校餐廳解決了晚餐後，他見時間也快到了，就往綜合教室走去，當他到達二〇三室時，有六七位老隊員已在那邊佈置場地，只見他們忙上忙下的，而在隔壁教室却另有一堆人，楊峯不知他們是誰！看著看著，忽然後面閃出一個人往楊峯肩頭就那麼一拍，道：「老楊，準時趕到真不容易，現在因為我們幾個場地佈置人員來晚了一點，所以這邊場地暫時不用，請到隔壁教室，新加入者都在那裏。」楊峯聽聲音就曉得是林野；打了個招呼，回道：「看你們老社員工作的樣子，真令人羨慕，你們就像一羣胸有成竹凡事講效率的一堆人，什麼時候我可以跟你們一起工作啊？」林野道：「你要迅速進入狀況，有個秘訣，就是隨時主動往隊裡跑。」我保證你馬上可以辦很多事。」林野順便就拉楊峯到隔壁教室，說：「你跟新加入者聊聊吧！說不定可以碰到志趣相投者，以後成為做事的幫手。」楊峯一進入教室，因見不到一個熟人，只好隨便找個位置坐下；靜觀他人。楊峯見大家那麼容易便聊起來，覺得很欣賞。他人一向不喜和陌生人交談，而且在人羣中，總是不善於表示意見，現在他覺得這樣不好，因為自己生活圈子已不夠大，如果再不改變自己個性；那麼自己的生活圈子怎樣也打不開，想著想著就上前想找人交談，那知剛離開座位，就聽到一老社員的叫聲：「請大家到這邊集合」，因此，上前交談之想只得作罷，隨著大家往外走去。

大家在教室坐定後，主持者把位置稍微調整一下，簡略宣佈了一些過程就開始了，首先由國激隊隊長談話，他先講了些客套，然後做了國激簡史的報導，隊長有一句話深得楊峯欣賞，他說：「假如你能保持年輕的心態，你將吸收很多經

驗，假如你要與他人作深識之交，則要保持真誠的態度。」楊峯決定在隊裡要好好的作下去，同時也要花點心思在上面。

二上的大部分時間，楊峯就在系裡與國激渡過。國激爲了給新加入者培養服務能力，早已安排一系列的訓練課程，楊峯亦實踐了他的決定，他每到國激隊裡，就會把全部心思放在那邊。每當他在國激時，系裡的大小雜事好像自動脫離他的腦海。有時候他覺得很奇怪，當他在課堂上聽講時，遇有不懂時；常會暗自警惕自己，回家後一定要把某個章節讀通或者把作業做好，但等到他與國激隊員一起活動時，却把當時警惕心拋在一邊，好像國激隊裏自有人會來分擔他的壓力。他有時會懷疑林野把他的心力全放在隊裏，是不是也有某方面的苦衷，就像在國激隊裏可以尋求壓力的解脫？可是他又覺得或許他對林野的了解只是表面的。

一學期就在校曆的計劃軌道中過去了，國激的校內訓練活動也告一段落，緊接著是寒假的實際活動。楊峯在考完期末考後，深深的吸一口氣，自言自語道：「該去準備了」，於是匆忙地往活動中心走去，走到中途，因為想起一件事，突然減慢腳步……記得大一期末考最後一節完畢時他那種無所適從的心竟與現在比起來，真不可同日而語。

寒假中的活動，是國激的高潮，當楊峯一到達三峽後，看到那一羣國中生，天真活潑的樣子，以前的情景立刻浮現腦海，使他忘情地與他們共歡樂。若說還有什麼不同的就是現在國中生的見識比他們以前廣博多了，拿他國中時來和他們比，那他實在太土了。

寒假活動共有七天，隊本部早已設計出一套緊湊的課程，以達到寓教育於娛樂的目標，另外服務隊員依興趣分成四組，有美術、音樂、文藝、創造四組，楊峯因對美術有點涉獵，便加入美術組，負責整隊有關美術方面的課程，美術組除楊峯外，另有文學院二女孩、及兩工學院男孩，提到美術組，在這裡順便介紹一下北激的組織：北激有隊長一人，隊本部七人，及前所提的四組組員，隊長負責全隊的領導與協調，隊本部則是

全隊的重心，全隊的方向及工作重點都由隊本部決定，而四組的課程都與隊本部協調，分工合作。

第一天學生報到的時候，楊峯感到一陣手忙腳亂，平常他根本沒接觸到要處理那麼多人的場面，現在一下子那麼多人，使得在當時他只能機械般的處理，各種事情，而不能花點心思去注意那些人有的特徵，報到完畢後，楊峯才鬆了一口氣，因為下一節是隊本部負責的活動，開訓典禮；他不必處理什麼事，這一天所有的人都累得精疲力竭，尤其像楊峯第一次參加的人，因為經驗不夠、有時連一些簡單的事情，都要花上老半天。

第二天，楊峯仍舊是緊張兮兮的，深怕會出什麼差錯，但因為大家有第一天的經驗，所以全體逐漸步入了正常狀況，以後的數天，楊峯漸漸發現他有絲微的成就感與滿足感，尤以站在黑板前或指揮台前：在上激勵課程時，他覺得自己宛如氣派十足的老師，三十餘學生盡傾心於他的指導。楊峯開了一堂漆畫課，由於事先準備的非常詳盡使得國中生的興趣非常高昂，下課後又拖了十五分鐘才結束。楊峯從活動中體認到一個真理，即要怎樣收穫、先那麼栽。

服務期間，楊峯還有一個收穫，就是他逐漸由于工作接觸而了解文學院的女孩，以及經由相互的交換得到別系的一點知識概念。說起文學院女孩，楊峯簡直拿不出什麼辦法來對付她們，就像每天活動完便是一些好蓋者的天地了，楊峯本性雖不善蓋，但經過一學期的活動，以及隊員們的熟識，現在可不一樣了，有時他會長篇大論地嘮叨一番，有時則會像長老般地分析事物，而當他在蓋道理時，有些女孩子却喜歡駁斥他，有時弄得他啞口無言，有時弄得他思路紛亂，所以他下決心不與文學院女孩講道理，要和她們講「哲理」，—不管通或不通。

一學期的社團活動，使楊峯感觸很多，他認為在大學中，短短幾年；如沒有社團經驗，那將是一個很大損失，他慶幸自己加入了國激隊，也學了很多東西，他決定要介紹幾個學弟加入，以增進他們的見識，同時報答國激給予他的成長。